

Selected Readings of
British and American Sea Literature

主 编 王松林 芮渝萍
副主编 徐 燕

[illegible]

高校英语精品选修课教材系列

英美海洋文学作品选读

**Selected Readings of British and
American Sea Literature**

主 编	王松林	芮渝萍	
副主编	徐 燕		
编 者	白玉凤	李 莉	唐燕琼
	应素芳	张 陟	

上海交通大学出版社

内 容 提 要

本书以海洋文学为专题,选编了英美文学史中具有代表性的海洋文学作品,包括诗歌、小说、戏剧和散文,注重反映不同时期人与大海的关系。编排上由作家简介、作品选读、注释构成,并提供了阅读参考书目和网络资源推荐,便于学生及文学爱好者进一步研修。

本书可作为高校英语专业、海洋大学相关专业通识课或专业选修课的教材,也可作为外国文学爱好者的有益读物。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英美海洋文学作品选读/王松林,芮渝萍主编. —上海:
上海交通大学出版社,2011
高校英语精品选修课教材系列
ISBN 978-7-313-07673-1

I. 英... II. ①王... ②芮... III. ①英语—高等学校—教材 ②文学—作品—介绍—英国 ③文学—作品—介绍—美国 IV. H319.4:I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11)第 162194 号

英美海洋文学作品选读

王松林 芮渝萍 主编

上海交通大学出版社出版发行

(上海市番禺路 951 号 邮政编码 200030)

电话:64071208 出版人:韩建民

上海交大印务有限公司印刷 全国新华书店经销

开本:787mm×960mm 1/16 印张:17.25 字数:411 千字

2011 年 11 月第 1 版 2011 年 11 月第 1 次印刷

印数:1~1500

ISBN 978-7-313-07673-1/H 定价:34.00 元

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

告读者:如发现本书有质量问题请与印刷厂质量科联系

联系电话:021-54742979

序 英美海洋文学与海洋意识

众所周知,地球表面面积的71%被海洋覆盖。人类生命源自海洋,人类的文明起源于海洋。面对大海的浩瀚、神秘和凶险,人类的先民对大海抱有深深的敬畏并因此产生了丰富的充满智慧的遐想。海洋于是成为早期人类口头文学的最主要题材之一。从早期的神话和史诗到后来的海洋文学书写,可以发现人类的海洋意识经历了漫长的变化过程。

—

在古希腊神话传说中,海神波塞冬(Poseidon)是个复杂的形象。波塞冬与天王宙斯、地王哈得斯本是三兄弟。当初他们抽签划分势力范围,结果宙斯得了天空,哈得斯获得大地,波塞冬得到大海和湖泊。三兄弟看似平分天下,但宙斯自视天神,居心叵测,动辄威胁要把大地和大海拉起吊在奥林匹斯山上。性格像大海那样桀骜不驯的波塞冬对此极为不满。传说中的波塞冬经常驾驯烈马金车在海面狂奔,掀起巨浪表达自己的愤怒。他发怒时还会用手中的三尖叉搅起海啸,震得地动山摇。爱琴海附近的希腊渔民和水手对他极为崇拜,认为海上的惊涛骇浪和海啸引发的地震是波塞冬内心不平的表现。当然,波塞冬也有宁静温和的时候,此时海面风平浪静,人们可见海豚成群,逐游戏耍。由此看来,古希腊神话中的海神性格具有双重性,荷马史诗将他称为“大地和大海的震撼者”及“野马的驯服者和船只的救星”。根据《伊利亚特》的记载,在特洛伊战争中海神波塞冬偏袒希腊人,帮助希腊人打败了特洛伊人。在《奥德赛》中,经历过特洛伊十年鏖战的英雄奥德修斯在回家途中来到波塞冬之子独眼巨人波吕斐摩斯(Poluphemus)居住的西西里岛,为补充给养,奥德修斯和他的手下与独眼巨人发生冲突,逃生过程中奥德修斯设计弄瞎了波吕斐摩斯的眼睛。波塞冬知道后发誓报复,他唤起巨浪和大风,将奥德修斯的船只吹离了回家的航线,致使他连遭不测。总的看来,希腊神话中的海神脾气暴躁、好战好斗、心胸狭窄、报复心强,稍后的古希腊文学中,大海的形象仍以暴虐、冷漠为主要特征。

虽然大海险象丛生、暴虐无常,但人们还是表达了征服大海的愿望和对美好生活的憧憬。在希腊神话中,英雄赫拉克勒斯和忒修斯力斩海怪,普罗米修斯教人们掌握航海知识,奥德修斯历经10年漂泊抵御了海妖的诱惑终归故乡。这些与海洋相关的神话传说曲折地反映了远古时代恶劣的生存环境以及人们渴望征服大海的梦想。这一梦想将在以后人类有关海洋的文学作品中以不同的方式不断重现。古希腊海洋学者地米斯托克利很早就预言:谁控制了海洋,谁就控制了一切。可以说,从古希腊开始人们就渴望认识大海,征服大海。

童年时代的人类是自然神论者,人类对自然充满敬畏,人类眼中的大海既有兽性的一面,也有神性和人性的一面。现代西方文学作品中的大海依然保留了这种双重性品格:她凶险神秘同时又充满美感和浪漫;她挑战人的勇气同时又像母亲那样给人安全和庇护。受基督教的影响,西方文学中的大海还经常与救赎和再生联系在一起。

大致说来,英语海洋文学(Sea Literature)含有广义和狭义两层意思。广义上的Sea Literature指的是所有与海洋相关的一切文献资料(包括航海记录、船只制造技术资料和海

洋文学作品);狭义上的 Sea Literature 是指以海洋或海上经历为书写对象、旨在凸显人与海洋的价值关系和审美意蕴的文学作品。换言之,狭义上的海洋文学须兼有海洋性和文学性两大基本属性。但也有学者(以台湾学者为代表)认为这样的定义还不足以突出“海洋文学”的内在特质。持这一观点的学者认为,真正意义上的海洋文学应该是作品主题须与海洋的特性密切相关,并给人带来心灵的感动和满足,也即作品“须令读者在理性、感性和意志方面对海洋产生特殊的兴趣”。不仅如此,“理性兴趣层面的海洋文学作品,主要是以研究和观察广阔的海洋空间及现象为主题”。对海洋文学的这般界定当然有其道理,不过未免显得有些苛刻。我们不妨将海洋文学的定义放宽些,将那些以海洋为题材或根据海上的体验写成的反映人类与大海情感关系的文学作品都纳入海洋文学的范畴。

二

中古时期的英国文学多半以海洋为主题。盎格鲁-撒克逊时代的史诗《贝奥武甫》中的大海黑暗幽深,是海怪的栖身场所,大海的神秘和凶险暗示着大自然的恐怖。贝奥武甫手持利剑潜入海底杀死海怪,为民除害,这象征性地反映了人们希望战胜自然灾害的美好愿望。在很大程度上,史诗中有关大海及海怪的恐怖意象反映了岛国居民的生存焦虑,同时也表明人们试图以大海为参照确立自己的地缘政治和岛国文化身份。英国诗歌之父乔叟(约1340~1400)的《坎特伯雷故事集》很早就涉及了有关当时商人海上航行及海盗的记录,这表明作者对14世纪的英国海上贸易及遭遇的海盗风险有较多的了解。1588年英国打败西班牙“无敌舰队”,成为海上霸主,此后英国海洋文学走向繁荣。16世纪英国涌现了大量海洋文学作品。不过,与过去有关海上历险的描述有所不同的是,16世纪的海洋作品大多侧重渲染海上世界的奇幻,典型如托马斯·莫尔(1478~1535)的《乌托邦》(1516)。都铎王朝时期,为鼓励海外探险,理查德·艾登(Richard Eden,约1512~1576)受命翻译西班牙天体学家马丁·科切兹·德·阿尔巴卡(Martín Cortés de Albacar,1510~1582)的《航海艺术》(The Arte of Navigation,1561)一书,成为英语第一部航海手册。文艺复兴时期,以海洋为背景或以海上历险为主题的文学作品频频面世。据说,1609年发生在百慕大的一次海难就给了莎士比亚创作《暴风雨》的灵感。不过,莎士比亚笔下的大海被赋予了神奇的力量,海上暴风雨在作者的笔下呈现出诗意的色彩,成为检视人们灵魂的极致场所。自古以来,大海就是诗人灵感的源泉,潮起潮落,波翻浪涌,总能引起诗人内心的强烈共鸣:从斯宾塞的海边恋曲到丁尼生的听涛悼亡,从柯勒律治笔下大海的神秘诡谲到拜伦笔下大海的自由不羁。在17世纪玄学派诗人约翰·邓恩的笔下可见航海科学技术的成果和航海大发现对诗人的影响。18世纪的海洋探险和海外殖民在英国文学中留下了深深的烙印。笛福的《鲁宾孙漂流记》是对海上历险和海外殖民的真实记录,但更多的是理性主义时代人们征服自然和挑战自我的意志表达。稍后的斯威夫特的代表作长篇小说《格列佛游记》以虚构的海中岛国为参照,对现实世界给予了辛辣的讽刺。斯摩莱特的小说几乎都与海洋有关,主要描写英国海军的真实生活,这在英国小说史上开拓了一个新的领域。从某种意义上来说,他是英国海军军旅小说的创始人。其实,即便在以描写英国风土人情见长的简·奥斯汀笔下,人们也能发现大量有关英国海军军官的描写(如小说《劝导》),足见海洋因素已经渗入英国普通百姓的生活中,这也从一个侧面向人们展示了英国海外殖民的影子。自斯摩莱特之后,马里亚特对英国海军生活做了更细致的描写,笔调也变得更加诙谐幽默。及至19世纪上半叶,“日不落”帝国的势力越加强盛,海洋文学也由此达到高潮。

大海在英国浪漫主义诗人笔下是自由的象征。华兹华斯在他的《献给自由的十四行

诗中赞美大海是“自由的女神”。柯勒律治的《古舟子吟》以自然主义的手法描写了一个超自然的世界。诗人笔下的大海时而泡沫翻滚,时而浓雾弥漫,时而凉风轻拂,时而酷日当头,老水手讲述的故事具有神秘的象征意味,表达了诗人对罪与罚的思考,宣扬了基督教的博爱精神。另一位海洋抒情诗人是托马斯·坎贝尔(Thomas Campbell, 1777~1844),他的《英国水手之歌》(Ye Mariners of England)是一首歌颂英国水手英雄主义和爱国主义的诗歌。第二代浪漫主义诗人更是与大海有不解之缘。拜伦一生多次漂洋过海,对大海有着浓厚的感情,在他的《恰尔德·哈罗尔德游记》和《唐璜》中均显示大海的波涛与人物思想情感的交融。从某种意义上来说,大海成就了诗人拜伦。在《西风颂》中,雪莱将狂风中卷起的海浪比作酒神祭司的万丈魔发在海天之间搅动,想象奇特,气势磅礴,给人强烈的视觉冲击和精神震撼。济慈的长诗《恩底弥恩》中的美少年恩底弥恩为寻求梦中的月亮女神,不惜下地狱入海底,最终实现梦想。济慈从川流不息奔向大海的溪水那里似乎悟出了生命与死亡的真谛,嘱咐友人在自己的墓碑上写上这些字:“这儿埋着一个名字写在水上的人。”19世纪中后期的英国诗人同样写下了大量因大海萌生情愫的优美诗作,如丁尼生的《纪念》、勃郎宁的《夜间相会》、克里斯蒂娜·罗塞蒂的《大海的面孔》、阿诺德的《多佛海滩》、史文朋的《海上爱情》等。稍后的20世纪初的诗人如哈代、布鲁克斯、梅斯菲尔德和豪斯曼等也留下不少以海洋为意象寄托自己情思的诗篇。特别是约翰·梅斯菲尔德更是被誉为“海洋诗人”,他的《海之恋》(1900)是脍炙人口的抒情诗。就连短篇小说家凯瑟琳·曼斯菲尔德也写了不少以大海为意象的抒情诗寄托自己身在异乡的孤独之情和思乡情结。

19世纪英国的海外扩张还催生了一批描写海上历险或异国情调的新浪漫主义小说家,如吉卜林、康拉德、斯蒂文森等,其中不乏有为儿童创作的海岛历险小说,如巴兰坦的《珊瑚岛》和斯蒂文森的《绑架》、《金银岛》等。之后,金斯基的童话《水孩子》和20世纪初詹姆斯·巴利的童话《彼得·潘》也是这一传统的延续。与海洋相关的儿童文学多有成长小说的教谕色彩,旨在培养孩子的自由精神、自主能力、勇气责任以及合作精神。这些精神实际上与优秀水手的品质密切相关。从严格的意义上来说,康拉德是个真正的富有哲思的海洋小说家。长达20年的海上生涯为他的小说创作提供了丰富的素材。他的许多小说如《青春》、《台风》、《“水仙号”的黑水手》、《阴影线》等都以大海为背景烘托人物的内心世界。譬如,在《阴影线》中,作者通过第一人称叙述者之口表明了大海和船只对人的品格的考验:“我的身体属于海洋,完全属于海和船;海是真正的世界,船则检测着人的男子气概、脾气、勇气、忠诚——和爱。”“我”认识了这么一个道理:“一个人要么是海员,要么不是海员,我无疑是海员。”康拉德小说中故事发生的海域几乎遍布全球,艺术视野之开阔令小说家亨利·詹姆斯感叹“无人可与之比肩”。可以说,他是一个以水手的目光来打量世界的小说家。

进入20世纪后,海洋或航海作为一种文学意象其内涵在英国文学中得到进一步升华。同样是以大海为背景,较之18~19世纪文学作品着重对海上探险本身的描写,20世纪的海洋文学更加倾向以大海(航海)这一意象为隐喻来呈现人物的心路历程。譬如,弗吉尼亚·伍尔夫的《航行》和《到灯塔去》可见主人公泛舟于内心的大海。受特殊地理位置和海洋文化的影响,爱尔兰作家群的笔下尤能体现茫茫大海中人的孤立无助,同时也表现出对这一处境中人的命运的关切。小说家乔伊斯的《尤利西斯》中主人公的内心历程与荷马史诗《奥德赛》有着明显的互文性关系。同样,当代小说家班维尔的《大海》也对人物的心理世界进行了细腻的描写,从亘古不变的大海作者汲取了丰富的人生哲思。剧作家沁孤的《蹈海骑手》中那不断吞噬生命的大海象征了自然力量和命运的神秘,作者在这个简短的独

幕剧中展示了爱尔兰民族在生存的悲剧状态下表现出的人格尊严与伟大。大海在叶芝的诗歌中是通往人类心灵和艺术圣地拜占廷的必经之路,诗人这样吟唱:“我扬帆驶过这波涛万顷,来到这神圣之城拜占廷。”(《驶向拜占廷》,傅浩译)

第一次世界大战和第二次世界大战前后,不少以海上军事为题材的小说受到读者的欢迎,较出色的有福雷斯特(C. S. Forester, 1899~1966)写的有关英国皇家海军军官霍莱肖·霍恩伯洛尔(Horatio Hornblower)的11部系列小说和奥布莱恩(Patrick O'Brian, 1914~2000)写的有关奥布雷-马丘林(Aubrey-Maturin)的20部系列小说。两位作家均以拿破仑时代的海战为背景,描写英国皇家海军的战斗故事。奥布莱恩的历史海洋小说尤为读者关注,奥布雷-马丘林系列小说描述的是皇家海军舰长奥布雷与随舰军医兼学者马丘林之间的生死情谊。奥布莱恩的大多数小说都名列《纽约时报》畅销书名单之中,特别是他的《怒海争锋》(Master and Commander, 1969)深受史学家和评论家的好评。小说取材于拿破仑时代一场以少胜多的真实海战,小说的可贵之处在于作者并不单单着眼于惊心动魄的海战描写,而是细腻地刻画了军人与知识分子间的不同性格和思想的对立和包容。广阔的大海是他们勇气的象征,也是他们宽容之心的象征。2003年该小说经改编后由福克斯公司搬上银幕后,更是好评如潮。奥布莱恩的系列小说被誉为“现代航海史诗”。休斯(Richard Hughes, 1900~1976)是另一位擅长撰写海洋小说的作家,他在《危险航行》(In Hazard, 1938)中对暴风雨的描写堪与康拉德的《台风》相媲美。此外,还有蒙萨拉特(Nicholas Monsarrat, 1910~1979)的反潜战小说《沧海无情》(The Cruel Sea, 1951),其中有关潜艇战的细节描写相当精彩。总地看来,20世纪下半叶以后,海洋文学反映了世界各国海上争霸的局面,英国的海上霸主地位虽然已是辉煌不再,但依然表现出强烈的海权意识。

三

美国文学自殖民地时期甚至更早的土著人的口头文学开始就有大量有关海洋的讲述或写本。在土著印第安人有关世界起源的口头传说中,陆地被认为是从海洋中脱胎而出。此外,还有大量关于海上捕鲸或捕鱼的历险故事。殖民地早期的美国文学多半是广义上的文献资料,包括船长们的航海日志、牧师的布道词等。一般认为,约翰·史密斯船长(Captain John Smith, 1580~1631)可能是第一位记录殖民地时期美国与海洋的关系的作家。他于1607年在美国的弗吉尼亚州建立了詹姆斯镇并率先用英语记录了远渡重洋来美国殖民的经历。早期清教徒不畏艰辛来到“新世界”,首先接受的是海上风暴的洗礼。在他们的眼中,暴虐的海洋是上帝考验他们虔诚信仰的外在力量。

早期美国海洋写本的素材来源大致有二:一是16世纪以来,英法西荷等欧洲海上列强的海上探险故事及其在美洲的殖民活动记录,这其中不乏诸多有关海难、海盗、鬼船以及与土著人交往的传说;二是有关海上劳工的非人待遇和远洋贩卖黑奴的流传和记录。多年以后,理查德·亨利·达纳(Richard Henry Dana, Jr., 1815~1882)的《桅杆船上两年》(Two Years Before the Mast, 1840)记述的就是欧洲劳工前往美国途中在船上受到的惨无人道的待遇的骇人情景。值得注意的是,早期美国文学的主题大多与欧洲有关,风格也受欧洲浪漫主义的影响。譬如,华盛顿·欧文的《见闻札记》中有不少关于美国人在海外的游历记录(如《航行》),他的《哥伦布及其同伴的发现之旅》(1831)是对欧洲人的探险经验的怀念。

真正意义上的美国海洋文学的开创者是詹姆斯·费尼莫尔·库柏(J. F. Cooper, 1789~1851)。库柏当过商船水手也当过海军军官,故熟知海上恶劣的生存环境和水手的内心世界,他一生创作的30多部小说中有10余部是海洋小说,其中杰出的代表作是《舵手》

(1824)。库柏的海洋小说题材广泛,影响深远,对麦尔维尔和康拉德产生过影响。库柏的海洋小说反映了美国人超前的海上主权意识和海上军事霸权意识,这一现象迄今为止未得到文学和文化研究界应有的重视。与库柏不同的是,爱伦·坡笔下的海洋笼罩着恐怖的气息,他的诗歌(如《海中之城》)和短篇小说(如《海底漩涡余生记》、《南塔克特的亚瑟·戈登·皮姆的故事》等)均把大海描绘成神秘莫测、幽深可怖。1851年,赫尔曼·麦尔维尔(1819~1891)发表了小说《白鲸》,标志了美国海洋文学的高潮。虽然麦尔维尔在小说中对捕鲸业的描述并不准确,但是丝毫不影响该小说的地位。小说中那位有强烈意志的亚哈船长对白鲸展开了悲壮的追杀,但最终葬身海底。这暗示了人与大自然进行愚妄较量的悲剧性结局。捕鲸的历程象征性地呼应了西方文学中一个永恒的“探寻”(quest)母题:故事叙述者以实玛利的内心探寻和船长亚哈的复仇追杀如同两股海浪交织在一起,小说展示的人物的精神世界如大海般波澜壮阔。

如果说《白鲸》依然带有浓郁的海上历险色彩,《白鲸》之后的美国海洋文学作品则明显倾向于借助海洋进行个体心理或民族意识的探究。譬如,朗费罗的诗《造船》就将美利坚的形成和发展过程比喻为航船的建造,航船在年轻人的领导下无畏地驶向大海;惠特曼诗歌中的大海是生与死的矛盾统一体,是美国南北战争惊涛骇浪的化身;黑人诗人顿巴(Paul Laurence Dunbar, 1872~1906)的海洋诗如《神秘的海洋》、《船在夜间过》等均以海洋为意象抒发黑人的艰难处境。大海是女作家凯特·肖邦(1850~1904)的小说《觉醒》(1899)中的重要意象。涛声阵阵唤醒的是女主人公爱德娜心中的爱情和对自由的渴望。《觉醒》中的大海具有明显的母性特质,大海像母亲那样总是敞开怀抱抚慰心灵受伤的人。同时,小说中的大海还意味着生命的归宿和再生。故事始于爱德娜和丈夫及孩子度假的格兰德岛,也终于爱德娜回到格兰德岛走向大海:“海水漫着她,像是大海温柔而又热烈的拥抱,给她带来快感。”爱德娜最终在大海里获得了新生。

美国自然主义时期的文学不乏对海洋的描述。这一阶段的海洋文学从一个侧面反映了美国社会文化变迁的图景。随着工业化时代的到来,汽艇取代了帆船成为海上运输的主要工具。南北战争和西进运动期间,美国文学更多地将目光投向蓄奴制、西部开发和政治经济等问题。与此同时,社会达尔文主义的思想广泛传播。受此影响,海洋文学也开始关注时代转型期的人性冲突主题,尤其是帆船时代水手间形成的那种团结互助的兄弟情谊与工业化时代人们各自为“适者生存”而进行的残酷竞争之间的冲突。最能反映这一冲突的是小说家史蒂芬·克莱恩的小说《海上扁舟》和杰克·伦敦的小说《海狼》。前者暗示了置身漠然的大海中人类的渺小与无助,同时也说明了合作精神的重要性;后者描述的海狼拉森统治下的“魔鬼号”纯粹是一个残酷的自然主义世界的缩影。将自然主义的手法运用于美国戏剧创作的杰出代表是尤金·奥尼尔。奥尼尔有过6年海上生活经历,他创作了大量海洋戏剧作品,主要有《东航卡迪夫》(1916)、《归途迢迢》(1917)、《天边外》(1918)、《加勒比人的月亮》(1918)、《安娜·克里斯蒂》(1921)、《长夜漫漫路迢迢》(1941)等。值得注意的是,奥尼尔笔下的大海已不再是传统自然主义作家笔下那个冷漠无情的世界。相反,大海是一个自由的精神家园。这种思想在奥尼尔的大量讴歌海洋的诗歌中也得到充分的表达。《自由》(1912)一诗就反映了年轻的诗人渴望自由、向往大海的情愫:“我厌倦世界的纷乱,厌恶众人的目光/渴望狂暴的大海,让灵魂自由高翔/都市的魅力已消逝,它梦幻一般被掩埋/而我渴望再次看到往日湾流蔚蓝的色彩。”在另一首名为《大海的呼唤》(1912)的诗歌中,诗人将大海喻为自己心灵的归宿:“经过黑夜风雨飘摇/我拉紧了操帆索/高声唱起船夫

曲/手握舵轮有多亲切/强劲的信风迎面扑/于是回到大海,弟兄们/又回到了大海/我喜欢停泊在异国海岸/又回到了大海。”奥尼尔颇具自传色彩的剧作《长夜漫漫路迢迢》的主人公埃德蒙在皎洁的月光下,迎着海风,站在甲板上,触景生情:“脚下海水翻滚,泡沫飞溅,头上桅杆风帆高扬,月光下皎洁一片。美景满目、风帆悦耳,令人陶醉,蓦然间怡然自得、心驰神往。……我顿感自由无比!我整个身心都融入大海,与白帆、浪花、美景、风声,与帆船、与星空融为一体!”这番富有诗意的感受最能体现奥尼尔对大海的浓浓深情。

继奥尼尔之后,另一位对大海抱有深厚情感的作家是海明威。海明威(1899~1961)写了不少以海洋为题材的小说,如《海变》(1931)、《有的和没有的》(1937)、《过河入林》(1950)、《海流中的岛屿》(1970)等。但堪称海洋文学杰作的是《老人与海》(1952)。在古巴老渔民桑地亚哥的眼中,人与大海的关系并不是自然主义小说中的那种敌对关系,而是休戚相关、生死与共的和谐关系。在谈到《老人与海》的创作意图时,海明威说:“我试图塑造一位真正的老人、一个真正的孩子、一片真正的海、一条真正的鱼和真正的鲨鱼。如果我能将他们塑造得十分出色和真实,他们将意味着许多东西。”我们发现,老人圣地亚哥把海洋及海洋生物都当做有灵性和有尊严的生命来对待。他对小鸟、海鸥、海龟、海豚、马林鱼等或抱有怜悯之情,或抱有敬畏之心。通过圣地亚哥对海洋以及海洋生物的态度,海明威对人类中心主义进行了批评,表达了超前的海洋生态意识。这种对海洋的生态伦理关怀在当代著名文学家、生态学家和环境保护主义者雷切尔·卡森那里得到了最充分的体现。“海洋三部曲”《在海风的下面》(1941)、《我们周围的海洋》(1951)、《海的边缘》(1955)奠定了卡森海洋传记作家和科普作家的地位。卡森的海洋科普作品语言充满诗意,叙述引人入胜。《我们周围的大海》曾获1952年美国国家图书奖并被拍成电影,获得奥斯卡最佳纪录片奖,被誉为“海的诗史”。大海是卡森一生迷恋的对象,她临终前给好友多萝西·弗里曼写过一封信,表达了她对大海的眷恋之情:“[我]最终归于大海——归于神圣的大洋,归于大洋里的海流,仿佛永远流动的时间之河,由始及终,由死到生。”

四

纵观英美海洋文学史,不难发现,人们的海洋意识大致上经历了一个由渴望征服海洋向希望与海洋和谐相处的变化历程。从最初人们对大海的恐惧和敬畏并由此神化大海,到理性主义时代人们对大海的征服欲和盲目自信,再到今天人们重新审视与调整与大海的关系,这一过程反映了人们对大海和对自我认识的深刻变化,具有重要的生态伦理学意义。

21世纪是海洋的世纪。海洋是21世纪人类社会可持续发展的宝贵财富和最后空间。然而,我们必须清醒地意识到,在不少人眼中大海一直是“取之不尽用之不竭”的人类宝藏,人们理所当然地认为人与大海的关系是主宰与被主宰、索取与被索取的关系。长期以来,这种对大海的占有欲和控制意识反映在人类有关海洋的各类作品中,这其中也包括文学作品。然而,值得欣慰的是,文学家似乎比政治家、经济学家和普通百姓更早更清醒地意识到人类一味向大海索取和无限地开发大海可能带来的危险。本书在选材时就特别注意文学作品中传达的这种海洋生态伦理意识。文学作品是人类的心灵史,文学家眼中的大海不仅是创作灵感的源泉,而且是一面反观自我的镜子,正如波德莱尔的诗所言:“——[大海]有时风平浪静,水面/成为映照我的绝望的巨大镜子。”

王松林

2011年3月

前 言

本书是国内第一部以英美海洋文学为专题的读本。在选材上,本书力求做到系统全面,融英美海洋文学作品精华于一炉,反映出英美海洋文学的历史概貌。

本书的选材有三个方面的考虑。首先考虑了英国和美国海洋文学作品入选的比重。英国海洋文学源远流长,从古代史诗到文艺复兴时期的诗歌和戏剧,再到18世纪的海洋历险故事和19世纪的浪漫主义诗歌和新浪漫主义小说,一直到20世纪的现代主义文学,都可见到大量以大海为主要意象的作品,反映了人们海洋意识的变化过程。在篇幅上,考虑到英国海洋文学传统悠久,故入选篇目较多。而美国海洋文学历史相对较短,故入选篇目少些,但这并不意味着美国海洋文学的匮乏。二是考虑了英美海洋文学作品样式的多样性,包括诗歌、小说、戏剧和散文。在作家作品的取舍上,考虑到阅读的相对完整性,海洋抒情短诗入选较多。有些重要作家的作品,如奥布莱恩的海上军事题材小说和奥尼尔的戏剧,囿于篇幅只好割爱。三是充分考虑了海洋文学的历史流变问题,注重选取不同时期反映人与大海关系的代表性作品。譬如,就美国海洋文学而言,自库柏开创美国海洋文学以来,美国海洋文学历经了以麦尔维尔为代表的浪漫主义海洋文学书写、以克莱恩和杰克·伦敦为代表的自然主义海洋文学书写、以奥尼尔和海明威为代表的现代主义海洋文学书写,一直到以雷切尔·卡森为代表的生态主义海洋文学书写,表现出非凡的成就。本书收录了这些代表性作家的代表作品。

本书编排主体上由作家作品简介、作品选读和注释构成,同时还为读者提供了拓展阅读书目和网站资源推介,便于学生和海洋文学爱好者进一步研修。本书可作为高等院校英语专业、海洋大学(学院)相关专业通识课或专业选修课的教科书或参考书,也可作为外国文学爱好者的有益读物。

本书由宁波大学“英语海洋文学与文化研究”课题组成员通力协作完成。王松林负责全书理念的设计和统稿,芮渝萍负责美国海洋文学部分的选材编注,徐燕为书稿的整理和编写做了大量的工作。白玉凤、李莉、唐燕琼、应素芳、张陟、邵琦、刘珂、陈岑、吴琳华、王亚妮等参与了本书的编写工作。本书的序言是对英美海洋文学的一个鸟瞰,希望对读者有所裨益。由于编者水平有限,时间较仓促,谬误在所难免,希望读者批评指正,以便再版时修正。

Contents

1. <i>Beowulf</i>	1
2. William Shakespeare: <i>The Tempest</i>	13
3. Daniel Defoe: <i>Robinson Crusoe</i>	27
4. Tobias George Smollett: <i>The Adventures of Roderick Random</i>	43
5. Samuel Taylor Coleridge: <i>The Rime of the Ancient Mariner</i>	50
6. Frederick Marryat: <i>Mr. Midshipman Easy</i>	60
7. Robert Michael Ballantyne: <i>The Coral Island</i>	70
8. Joseph Conrad: <i>Youth</i>	89
9. Joseph Rudyard Kipling: <i>Captains Courageous</i>	102
10. Sir Henry Newbolt: <i>Drake's Drum</i>	116
11. Lord Alfred Tennyson: <i>Break, Break, Break/Crossing the Bar</i>	120
12. Mathew Arnold: <i>Dover Beach</i>	124
13. John Masefield: <i>Sea-fever</i>	128
14. John Millington Synge: <i>Riders to the Sea</i>	131
15. John Banville: <i>The Sea</i>	143
16. James Fennimore Cooper: <i>The Pilot</i>	157
17. Ralph Waldo Emerson: <i>Seashore</i>	173
18. Edgar Allan Poe: <i>The City in the Sea</i>	177
19. Walt Whitman: <i>O Captain! My Captain! and others</i>	181
20. Herman Melville: <i>Moby-Dick</i>	186
21. Stephen Crane: <i>The Open Boat</i>	203
22. Mary Heaton Vorse: <i>The Wallow of the Sea</i>	213
23. Ernest Hemingway: <i>The Old Man and the Sea</i>	226
24. Rachel Louise Carson: <i>The Sea Around Us</i>	241
25. David Hays & Daniel Hays: <i>My Old Man and the Sea</i>	256

1. Beowulf

贝奥武甫(Beowulf),公元7~8世纪之交开始流传于民间的盎格鲁-撒克逊同名史诗中的主人公,曾与水怪、火龙等搏斗。公元5世纪中叶,盎格鲁、撒克逊、哥特三个日耳曼部落开始从丹麦以及现在的荷兰一带地区迁入不列颠。盎格鲁-撒克逊时代给我们留下的古英语文学作品中,最重要的一部是长篇叙事诗《贝奥武甫》,全诗共3182行,被认为是英国的民族史诗。早在6~7世纪,《贝奥武甫》就以口头形式流传于日耳曼民族聚居的北欧沿海。8世纪初形成文字。10世纪末,一位不知名的僧侣在前人的文字基础上加以整理修改,最后形成今天的文本。



史诗讲述了盖世英雄贝奥武甫降魔除怪的故事,主要情节分三部分:贝奥武甫力战怪物格兰道尔、贝奥武甫大战格兰道尔之母和贝奥武甫战火龙。丹麦国王赫罗斯加建造了宏大的宫殿鹿厅,每日在此宴乐赏赐部属,欢声笑语引来了可怕的怪物格兰道尔。夜幕降临,格兰道尔潜入鹿厅残忍地屠杀了国王的士兵,之后遁入自己占据的沼泽地,留给清晨的鹿厅悲伤和哭号。从此,整整12年里,这怪物总是隔三差五地趁夜来袭击鹿厅,致使雄伟的大厅空空荡荡。丹麦人的领袖蒙受耻辱,无限悲伤。恶魔的暴行传到耶阿特王国(Geats),年轻的贝奥武甫自告奋勇带领14位武士乘快船跨越大海驰援丹麦。当晚贝奥武甫安排人马在鹿厅设下埋伏,格兰道尔果然又来作恶。贝奥武甫徒手与恶魔交战,凭借着自己的神力重创恶魔,并扭下了他的一只臂膀,格兰道尔逃回到他那水中的老巢,贝奥武甫初战告捷。翌日,鹿厅大摆宴席庆祝胜利,英雄得到了极大的犒赏。宴会结束后,安然无忧的人们进入了梦乡,不料不幸再次降临。格兰道尔的母亲潜入鹿厅为儿子报仇。她抓走了赫罗斯加最为恩宠的一名扈从,并抢走了格兰道尔血污的臂膀。翌晨,贝奥武甫得到消息,即刻赶到鹿厅,并带领人马循迹追至妖母盘踞的黑暗的深潭。贝奥武甫潜入凶险的水中,与女妖展开一场恶战,最终杀死了她,并取下了格兰道尔的首级。鹿厅迎来了又一次的庆祝酒宴,赫罗斯加对英雄无限感激,赏赐了无数的金银财宝。贝奥武甫带着胜利的喜悦和国王的馈赠登上了返航的船只,临别时双方发誓今后同仇敌忾,互相照应。回国几年之后,贝奥武甫做了耶阿特人的王,成功地治理国家五十个春秋。这时国内出现了一条火龙趁着黑夜胡作非为,喷吐火焰烧毁房屋,毁灭生灵。国王贝奥武甫现在已是一位老人,但是他依然决定亲自讨伐恶龙。在毒龙盘踞的石窟前一场恶战开始了。酣战之中,贝奥武甫的宝剑砸断了,火龙尖利的毒牙咬住了他的脖子。但是,在一名勇士的帮助下,贝奥武甫用短剑斩断了毒龙,终于杀死了邪恶的仇敌。然而,贝奥武甫身受致命伤,不久就结束了生命。全诗以贝奥武甫的葬礼为结局。

《贝奥武甫》反映的是5~6世纪北欧各部落的生活情景。怪物恶魔乃远古邪恶的精灵造就,盘踞在人迹罕至的沼泽湖泊之中或悬崖峭壁之下,具有非凡的破坏力,这似乎反映了

当时人们对于大自然的敬畏之情。英雄贝奥武甫也是一个具有神力的人，他是恶魔的天敌，肩负着拯救人民于水火的重任，这反映了人们战胜自然的美好愿望。值得注意的是，大海在诗篇中多以神秘阴险、暗藏杀机的形象出现，是妖魔鬼怪的庇护所，比如选段中贝奥武甫儿时嬉戏遭遇海怪的场景、格兰道尔之母栖身的黑暗深潭等等，象征着大自然给人们带来的灾难和令人恐惧的力量。以下为诗中的两个选段。选段一“Feast at Heorot”描述了贝奥武甫初到丹麦，受到国王的款待，席间有好勇不服气之士挑衅，引出一段贝奥武甫大海中显神力的描述；选段二“Beowulf Fights Grendel's Mother”是贝奥武甫追踪至深潭大战母妖的经过。史诗原稿为古英语，现藏于大英图书馆。为了方便读者的理解，本书选用了1995年诺贝尔文学奖得主哈佛大学 Seamus Heaney 的现代英语译本，选段末尾圆括号内标注有原稿中的起止行号，方便读者查找资料。

Feast at Heorot¹

Then a bench was cleared in that banquet hall
so the Geats² could have room to be together
and the party sat, proud in their bearing,
strong and stalwart. An attendant stood by
with a decorated pitcher, pouring bright
helpings of mead. And the minstrel sang,
filling Heorot with his head-clearing voice,
gladdening that great rally of Geats and Danes³.

From where he crouched at the king's feet,
Unferth, a son of Ecglaf's, spoke
contrary words. Beowulf's coming,
his sea-braving, made him sick with envy:
he could not brook or abide the fact
that anyone else alive under heaven
might enjoy greater regard than he did:
“Are you the Beowulf who took on Breca⁴
in a swimming match on the open sea,
risking the water just to prove that you could win?
It was sheer vanity made you venture out
on the main deep. And no matter who tried,
friend or foe, to deflect the pair of you,
neither would back down; the sea-test obsessed you.
You waded in, embracing water,
taking its measure, mastering currents,
riding on the swell. The ocean swayed,
winter went wild in the waves, but you vied
for seven nights; and then he outswam you,

came ashore the stronger contender.
He was cast up safe and sound one morning
among the Heatho-Reams⁵, then made his way
to where he belonged in Bronding⁶ country,
home again, sure of his ground
in strongroom and bawn⁷. So Breca made good
his boast upon you and was proved right.
No matter, therefore, how you may have fared
in every bout and battle until now,
this time you'll be worsted; no one has ever
outlasted an entire night against Grendel⁸. ”

Beowulf, Ecgtheow's⁹ son, replied:
“Well, friend Unferth, you have had your say
about Breca and me. But it was mostly beer
that was doing the talking. The truth is this;
when the going was heavy in those high waves,
I was the strongest swimmer of all.
We'd been children together and we grew up
daring ourselves to outdo each other,
boasting and urging each other to risk
our lives on the sea. And so it turned out.
Each of us swam holding a sword,
a naked, hard-proofed blade for protection
against the whale-beasts. But Breca could never
move out farther or faster from me
than I could manage to move from him.
Shoulder to shoulder, we struggled on
for five nights, until the long flow
and pitch of the waves, the perishing cold,
night falling and winds from the north
drove us apart. The deep boiled up
and its wallowing sent the sea-brutes wild.
My armor helped me to hold out;
my hard-ringed chain-mail, hand-forged and linked,
a fine, close-fitting filigree of gold,
kept me safe when some ocean creature
pulled me to the bottom. Pinioned fast
and swathed in its grip, I was granted one
final chance: my sword plunged

and the ordeal was over. Through my own hands,
the fury of battle had finished off the sea-beast.

“Time and again, foul things attacked me,
lurking and stalking, but I lashed out,
gave as good as I got with my sword.
My flesh was not for feasting on,
there would be no monsters gnawing and gloating
over their banquet at the bottom of the sea.
Instead, in the morning, mangled and sleeping
the sleep of the sword, they slopped and floated
like the ocean’s leavings. From now on
sailors would be safe, the deep-sea raids
were over for good. Light came from the east,
bright guarantee of God, and the waves
went quiet; I could see headlands
and buffeted cliffs. Often, for undaunted courage,
fate spares the man it has not already marked.
However it occurred, my sword had killed
nine sea-monsters. Such night dangers
and hard ordeals I have never heard of
nor of a man more desolate in surging waves.
But worn out as I was, I survived,
came through with my life. The ocean lifted
and laid me ashore, I landed safe
on the coast of Finland. . . .”

(line 491-line 581)

【注释】

1. Heorot; 即 hart, 鹿厅。鹿是王权的象征。原稿没有小标题, 这里是译者加上去的。
2. Geats: 耶阿特人。这里指贝奥武甫及其随从。耶阿特人的领地在今斯堪的纳维亚半岛南端。史诗中耶阿特人还被称作 War-Geats、Sea-Geats 和 Weather-Geats。
3. Danes: 丹麦人。史诗中还被称作 Bright-Danes、Spear-Danes、Ring-Danes、South-Danes、West-Danes、Shieldings(希尔德的子民)、Victory-Shieldings 和 Ingwins。文中丹麦部落领地在今英格兰, 其他部落领地位置可参见“参考阅读”条目 1 第 97 页地图。
4. Breca: 布雷克。是下文中布朗丁部落的杰出勇士, 该部落辖区在瑞典人和耶阿特人辖区之间。
5. Heatho-Reams: 希塞里姆海湾, 在今挪威。
6. Brondings: 布朗丁部落, 参见注释 5。
7. strongrooms and bawn: 此处意为坚固的堡垒。
8. Grendel: 格兰道尔。前文介绍说, 自从该隐残杀了自己的兄弟亚伯, 永恒的神就严惩了他的后裔, 把他驱逐到荒无人烟的边鄙, 从此那里孽生了大批妖孽。格兰道尔就是这样的妖孽。
9. Ecgtheow: 艾克塞奥。贝奥武甫的父亲, 耶阿特部落前国王雷塞尔的女婿。

Beowulf Fights Grendel's Mother

Beowulf, son of Ecgtheow, spoke;
"Wise sir, do not grieve. It is always better
to avenge dear ones than to indulge in mourning.
For every one of us, living in this world
means waiting for our end. Let whoever can
win glory before death. When a warrior is gone,
that will be his best and only bulwark.
So arise, my lord, and let us immediately
set forth on the trail of this troll-dam.
I guarantee you: she will not get away,
not to dens under ground nor upland groves
nor the ocean floor. She'll have nowhere to flee to.
Endure your troubles today. Bear up
and be the man I expect you to be."

With that the old lord¹ sprang to his feet
and praised God for Beowulf's pledge.
Then a bit and halter were brought for his horse
with the plaited mane. The wise king mounted
the royal saddle and rode out in style
with a force of shield-bearers. The forest paths
were marked all over with the monster's tracks,
her trail on the ground wherever she had gone
across the dark moors, dragging away
the body of that thane, Hrothgar's best
counselor and overseer of the country.
So the noble prince proceeded undismayed
up fells and screes², along narrow footpaths
and ways where they were forced into single file,
ledges on cliffs above lairs of water-monsters.
He went in front with a few men,
good judges of the lie of the land,
and suddenly discovered the dismal wood,
mountain trees growing out at an angle
above gray stones; the bloodshot water
surged underneath. It was a sore blow
to all of the Danes, *friends of the Shieldings*³,
a hurt to each and every one

of that noble company when they came upon
Aeschere's head at the foot of the cliff.

Everybody gazed as the hot gore
kept wallowing up and an urgent war-horn
repeated its notes; the whole party
sat down to watch. The water was infested
with all kinds of reptiles. There were writhing sea-dragons
and monsters slouching on slopes by the cliff,
serpents and wild things such as those that often
surface at dawn to roam the sail-road
and doom the voyage. Down they plunged,
lashing in anger at the loud call
of the battle-bugle. An arrow from the bow
of the Geat chief got one of them
as he surged to the surface; the seasoned shaft
stuck deep in his flank and his freedom in the water
got less and less. It was his last swim.
He was swiftly overwhelmed in the shallows,
prodded by barbed boar-spears,
cornered, beaten, pulled up on the bank,
a strange lake-birth, a loathsome catch
men gazed at in awe.

Beowulf got ready,
donned⁴ his war-gear, indifferent to death;
his mighty, hand-forged, fine-webbed mail
would soon meet with the menace underwater.
It would keep the bone-cage of his body safe;
no enemy's clasp could crush him in it,
no vicious armlock choke his life out.
To guard his head he had a glittering helmet
that was due to be muddied on the mere bottom
and blurred in the upswirl. It was of beaten gold,
princely headgear hooped and hasped
by a weapon-smith who had worked wonders
in days gone by and adorned it with boar-shapes;
since then it had resisted every sword.
And another item lent by Unferth
at that moment of need was of no small importance:
the brehon⁵ handed him a hilted weapon,